

「……？！」

在這沙漠之中，與旅人對話的十凰，這才注意到附近岩石後的怪物。

那怪物高達四尺，在月光之下，略顯圓潤的身體，壯碩的雙手手臂有著深褐色的毛皮覆蓋，手掌處有著尖銳的爪，圓呼呼的腦袋瓜，裂著一口血盆大口，看起來十分不妙的酸氣從牠口中冒出。

「上了。」「啊？等等……」

相對於十凰的驚慌，旅人冷靜地抽劍，一瞬間擋在怪物與十凰中間。怪物自然沒有給他們反應的時間，馬上就揮出巨大的手臂，往兩人揮出爪擊。

「哼。」旅人舉劍，硬生生地接下這擊，發出猛烈的碰撞聲，彷彿周圍的土地都在震顫。怪物的巨爪與旅人的劍對峙著，旅人深知這不是辦法，打算找時間跳開再給予攻擊。

然而，怪物的嘴對準旅人，打算吐出濃液攻擊。

「小心！」還沒拿到遠攻武器的十凰，自己準備了數把飛刀，配合小型炸藥製作成武器，但現在來不及點火，情急之下丟出兩把飛刀直往怪物的嘴送。

怪物被這一擊影響，稍微偏了頭，失了準頭，但濃液因此往十凰射去。十凰慌張地往旁邊撲倒，躲避攻擊。

「喂，上條！」

旅人因此而分心，劍鋒一時走偏，被怪物的力道打倒在地。怪物咧嘴一笑，伸出雙手打算把旅人拍扁。

「不！」十凰急忙站了起來，拖著旅人，脫離致命的攻擊。然而，十凰的右臂閃避不及，被爪擊給劃過，紅色的血與破碎的衣服一齊飛舞在月色之下。「嗚呃！」

十凰拖著開始石化的右臂，強忍著疼痛。

旅人將十凰撞開，拿起劍站起。

「讓開，我來就好。」旅人淡淡地說了一句，看了一眼十凰受的傷，接著舉著劍對著怪物。

但是，在十凰眼裡，那是『看拖油瓶』的眼神。

「等、等等，我可以幫忙……呃……」十凰發現自己的右手開始硬化，一根手指都動不了。他無力地癱坐在剛才的濃液旁邊，難以用一手平衡身體站起。

「走開。」旅人淡淡地說著，再次衝向怪物，與怪物對峙。

「……可、可惡！」

我、我又要像個死小鬼一樣，被別人嫌棄了嗎？我明明可以的，我、我可以的啊，我可以的對吧……？嗚……

十風沮喪的不能自己，臉色十分難看，摔倒了一兩次才好不容易爬起。這時，他注意到自己右手的衣服碎片融化，冒出灰煙。

「嗯？」十風看向自己的右手。

因為被爪擊的魔法攻擊傷到，右手石化了，但也因此沒有受到濃液的傷害，只有表面的衣服腐蝕。

「……好！」

＊

在另一邊，旅人與怪物對峙著，雖然好幾次旅人都用劍直接砍擊到怪物，但怪物的厚皮讓牠擁有強大的續戰力，劍刃只傷到表皮。

「嘖。」看來這場戰鬥會拖很久。旅人這樣想著。

「借一下肩膀！」十風的聲音傳來。

「嗯？」

旅人轉過頭看向聲音傳來的地方。

十風迅速地攀上了旅人身上，踩著旅人的肩膀，跳上了那四尺高的怪物。旅人和怪物都還來不及反應發生什麼事，只是維持著兩人劍與爪的對峙。

十風的右手，綁著一大串的小型火藥，用繩子串連引線，十風的左手拿著火把，一口氣點燃那些引線。接著——

「去、死吧！」

十風把右手直接深埋進怪物的嘴裡，接著，炸藥在怪物的喉嚨裡引爆。在一陣爆炸聲響之後，怪物的雙手無力地垂了下來，瞳孔往上翻，被體內引爆的疼痛炸暈過去。

「……哼。」旅人淡淡一笑，往前一站，用力地將劍刺穿怪物毫無防備的肚皮。

「呼……」十風從怪物身上摔了下來，右手臂上滿是黏液和火藥燃燒後的餘燼。

「……」旅人雖然花一點時間也能解決怪物，不過對於少年這樣帶著機智和勇氣的行為還是給了一抹淡淡的微笑。「不錯。」

「.....只是,」不想覺得自己沒用而已。

十風沒有把自己的軟弱說出口, 只是躺在沙地上, 喘著氣。